

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 学 習 傾 向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一 月

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倾向

楊獻珍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各班

支部委員联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剛才侯副院長已經把各班學習情況檢查的結果談過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是很高的，都想多學些，這是普遍現象。這種主觀的要求是好的。但是否有這樣的現象：有些同學想在馬列學院一兩年之內把什麼問題都學到，什麼問題都求得徹底解決？如果有這樣的想法，那只是一種主觀願望。學習是一輩子的事，而在馬列學院學習只能有兩年的時間。兩年中能學得多少東西？要真正學到更多的東西，恐怕還是在畢業之後。我的意思是說，同學們在這裏學兩年，也可能學到一些東西，但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都學完。因此，在馬列學院學習，不要貪多，主要是要摸到一個正確的學習方向。在學習中不是要樣樣都學，而是要尽可能抓住主要問題去學。有些東西，大致知道個方向，暫時還來不及深究，就可以放一下。在這樣的精確下，每個人訂出自己的學習計劃，有意識地看哪一些東西，哪些東西有意識地放一下。現在時間少，要學習的東西很多，就應該抓住主要的東西、抓住中心問題去學。有些參考材料就可以放一下，將來還有時間去學。例如學習中共黨史，要求詳細地搞清歷史事實，可不可以？當然可以。但是，學習中共黨史主要的目的，不是學習歷史本身，而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關於歷史事實，不是不可以多多搜集材料來分析研究。但是在我們這樣的情況下，學習的時間只有這麼多，如果要想把歷史事實都搞得非常詳細，那是不可能的。有些問題可以記下來，畢業後當作專題去研究。黨史的材料多得很，自己若有興趣，可以在將來去研究。要想在這裏把所有問題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是很困難的。

又如學哲學，就要抓住思維與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中最根本的問題去學，這個中心問題如果解決了，其他的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還有些問題弄不清楚，可放在以後去解決。要想一下子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那是很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現在的學習時間確實是有限制的。時間短，份量多，只好採取這樣的方法。有些問題抓緊弄通，有些問題暫時放一放，有些問題等將來再作深入研究。在馬列學院的學習時間只有這麼長，因此，首先找到一個正確的學習方向，是很重要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了學習中的不小的問題。

關於學習方法問題，過去講過了許多。從馬列學院各班學習的情況來看，有這樣一些現象：在沒有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前，一般學員所追求的學習方法，多是技術性質的方法。我們說，學習方法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可是在沒有學習哲學以前，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我們的意思是說，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學習。而在沒有學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學習方法就不能提高到思想方法上來。學了哲學後，這問題大體上解決了，一般同志都懂得了如何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學習，這樣就把學習方法提高到思想方法上來了。

現在二部幾個班和一部一班，都學過了哲學，一部二班正在學，一部三班還沒有開始學。學過哲學後，再學其他課程（如蘇共黨史、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時，就能經常自覺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來研究問題並藉以鍛鍊自己的思想方法。要在學習中不斷地鍛鍊使用這個武器。不是學過哲學後這問題就普遍地解決了。在學過哲學以後，在具体討論和分析問題時，往往還會用一些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所以要想學會正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問題，就必須經常在具体問題、具体實踐中從事鍛鍊，經常注意發現一些錯誤的思想、行為，及時地試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進行批判。作為一個黨員，對錯誤的東西就要批判，不批判就是自由主義。同時，看到問題就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分析一番，這也是鍛鍊使用武器的機會。既然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

法，就要經常使用它。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作為我們的學習方法，這樣才能使我們在学习中不斷地提高。

現在講一講關於貫徹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的問題。貫徹這個教學方針，需要經常加以注意，並不是講一次兩次就沒有問題了。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就是理論聯繫實際，這是我們黨整風以來傳統的學習方針。早在一九四一年底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就已經確定了這個方針。可是要真正貫徹這個方針是很不容易的。經驗證明：哪個領導學習的機關離開了這個方針，那裏的學習就要發生問題。

馬列學院對於貫徹這個方針從來就是非常注意的。但是，在馬列學院，是否還有與這個方針相違反的情況呢？這種情況還是有的，甚至還有對這個方針抱着抵抗態度的。我們要坚持正確的教學方針，反對錯誤的學習態度和錯誤的學習方法。馬列學院的“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繫實際、改造思想”的教學方針，是克服教條主義學習的有效方法。反對這一方針的，其學習的結果必然是教條主義。

現在還要提醒同志們一下，就是希望同志們注意一下馬列學院的地位與全國學習的關係。在這裏學習的同志們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如果我們大家在這裏能夠堅持一個正確的學習方針和方法，將來你們畢業後，散佈到各種工作崗位上去，特別是一部同學畢業後，要散佈到全國的黨校、高等學校，那就會把正確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散佈到全國去。如果你們是學成了教條主義，那就會把教條主義散佈到全國去。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所以在任何時候馬列學院都關心着貫徹正確的教學方針的問題。

現在馬列學院還存在着許多問題，但有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例如完整的教學計劃問題。這個問題，我想，經過一個時期的努力，就可以得到解決。此外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正確的教學方針貫徹不下去的問題，這在今天的馬列學院說來，雖然不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但也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現在有些同志叫喊學習緊、時間短，可是忽視了還存在着的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的問題。這種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被學習緊、時間短的叫喊聲掩蓋住了。

對於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方針，現在還有少數學員怀着抵抗情緒，

因此隨之就產生了一連串的問題。分析一下這些問題的實質，就可看出那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有些人明明是一種嚴重的教條主義學習傾向，但是還不承認，相反地，還認為是正確的。這樣一來，對一切問題的認識都顛倒了，把正確的東西當作是錯誤的，把錯誤的東西當作是正確的。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方針，是唯一正確的教學方針，誰若反對這一教學方針，那他的學習結果之為教條主義，乃是邏輯的必然。

例如有的同志這樣說：

“一部與二部不同，一部對學習抓得緊些，二部對思想改造抓得緊些，對生活問題也抓得緊些。”

“二部二、三班光搞些生活小事，實無必要。”（按：這種說法不知道何所根據。）

還有同志說：“在工作中改造思想，學習中也改造思想，究竟有什麼區別？整訓班改造思想，我們也改造思想，這又有什麼區別？二部改造思想，一部也改造思想，這又有什麼區別？教研室管思想，組織處也管思想，兩者如何分工？”

還有一種說法：“我們是搞專業的，將來出去是要當教員，光憑思想就能當教員嗎？我看你當不了教員怎麼辦？”

還有的說：“你光憑精神實質去搞工作嗎？”

“當教員首先應當把書本弄通，否則就會被學生難住。”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學習，會發生什麼結果呢？必然是這樣：反對理論聯繫實際。

例如有人這樣講：“現在時間太緊，理論都學不好，怎麼有時間聯繫實際？”

有的認為聯繫實際就是經驗主義的學習。

有的認為系統地學習理論與聯繫實際有矛盾。

還有人認為理論就是實際，讀好了經典著作就可以了。

有什麼樣的思想指導，就有什麼樣的學習方法。請從他們在討論中所鑽研的問題來看：

“生產關係如何在三度空間中存在？”

“不能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物質，百分之十是精神，而應當說百

分之百是物質。”

在討論運動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問題時，有的同志說：“有的情況是從高級向低級發展，比如人死了，就是由生物的運動形式向物理的化學的運動形式發展。”這話說得多麼“深奧”！

學習量變質的問題時，有的同志說：“小雞在蛋殼中沒有出來，甚至破了殼已經露出頭來，都不算變質，只有完全出來了，才算是質變。我們的過渡時期就像小雞剛頂破蛋殼，還未完全孵出來，所以不能說我們的社會有完全的規定性。”這話也說得頗為“深奧”！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究竟應該抓什麼問題？一方面喊叫時間緊，一方面卻抓住這樣一些問題來進行討論。

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這是一種什麼學習方法？我看他們是在搞煩瑣哲學。老實說，這樣學哲學，是學不通的，畢業後也當不了哲學教員。如果這樣去講哲學，還不如不講。這樣去給人家講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會被人家哄下來的。

由於學習方法根本不對頭，因而對怎樣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是不會懂得的。例如有的同志說：“在我們一部，主要是接受蘇聯的經驗，因為我們是請的蘇聯教授，首先應當把這套接受過來，在這個基礎上再結合中國經驗。××××就是毫無條件地接受蘇聯經驗，是道道地地的蘇聯經驗，所以很順利。但是××××培養出來的並不都是教條主義者。我們這裏是兩頭打架。”

我們不瞭解××××的情況如何，可是我們這裏的眼前的証據，即你們的這種學習方法，却是道道地地的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你們的這種學習方法，正是蘇聯教學所堅決反對的。

上面我只是提供一些材料，材料還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光就這些材料，也可看出一種傾向來。這是一種甚麼傾向？豈不是道道地地的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嗎？

因此說，在馬列學院的部分學員中解決教學方針和學習方法的問題，還是一個首要的問題。

你們說學習時間緊，不能聯繫實際，可是卻有時間去鑽牛角尖，鑽什麼“生產關係如何在三度空間中存在”這一類的問題。這和西方中世

紀的煩瑣哲學研究一個針尖上有多少天使一類的問題差不多。

這種學習方法與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這種學習方法若不改變，就是學習時間再長一些，也還是學不到什麼東西的。幸虧我們的時間緊，否則的話，那牛角尖還會鑽得更深，更遠。

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學習時間長短的問題。這是一個學習方向和方法的問題。應當劃清什麼是正確的學習方向和方法，什麼是錯誤的學習方向和方法的界限。問題的嚴重性是在於有些同志還未劃清這個界限。例如有的同志說：“這裏並沒有分歧。”究竟有沒有分歧？不是沒有分歧。相反的，這裏存在着原則的分歧。這些同志還反對改造思想。他們是否不需要改造思想？根據擺出來的這些材料，恰恰說明了他們不是不需要改造思想，而是需要好好地改造思想。

馬列學院的一部和二部到底有什麼不同？

從改造思想或不改造思想來找一部和二部的區別，這是完全找錯了。為什麼他們找錯了？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方法不對頭，認識問題的方法不對頭。他們反對理論聯繫實際的學習方法，這就注定了他們不能聯繫實際，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來認識問題。

馬列學院是我們黨中央附設的高級黨校，無論是在一部學習或在二部學習，都必須要改造思想，這一點不是一部和二部的區別所在，而是它們的共同點。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是管全院的，不是光管二部的。

全黨要經常地整黨，馬列學院的學員是否不需要整黨？馬列學院的學員也要整黨，這是中央給的任務。凡是到馬列學院來學習的，都要改造思想，改造作風，這裏要把問題說清楚。再說一遍，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繫實際、改造思想，是管全院的，不是光管二部的。要在這裏找區別，那就找錯了。

一部和二部有什麼不同？從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方面說，沒有什麼不同。如果一定要找出一部和二部的區別，那就是，一部的學員將來畢業出去，要到全國各地的黨校、高等學校去作馬列主義教師；二部學員畢業後，有一些可能分配到理論教育工作崗位上去，但他們可以向組織上講：我當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請求分配別的工作。一部的學員就不能這樣要求。這是說清楚了。區別大概就在這裏。除此以

外，找不到更多的區別。講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那是一樣的，因為正確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只有一種，就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

二部同學畢業後，分配到各種工作崗位上去，固然需要改造思想，一部同學畢業後，出去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同樣需要改造思想。

要懂得：你們畢業出去，是要去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而不是去當其他的甚麼教師，不是去當教書匠，不是去當知識販子，不是光去教書本，簡單地販賣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是幹甚麼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就是思想工作。而要作一個好的思想工作，自己本身必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體現者。思想工作本身如果存在着錯誤的思想（不管是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或思想方法方面的問題），就不配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師，就不能做思想工作，做也一定做不好。

有的同志說：“我們將來出去當教員，光憑思想就能當教員嗎？”這話說得太奇怪。難道你要去當一個沒有思想的教員嗎？

我們要嚴格地區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與資產階級教師有什麼不同。資產階級的教師可以簡單地當知識販子，當一個沒有思想的教員。我們是要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的，沒有思想就不行。我們不能簡單地去當一個光是販賣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的教師。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問題？我看有人只是準備出去販賣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只是簡單地去搬弄書本。這種思想、這種要求支配了他們的學習方法，因此他們就去鑽牛角尖，扣名詞，搞概念，作筆記就只是抄書，一抄抄多少萬字，反對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如有的同志說：“你光憑精神實質去做工作嗎？”），反對改造思想。這樣一系列的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種錯誤觀點在支配着。這樣去做思想工作，是做不好的。這些思想就需要改造。所以，準備去做思想工作的同志，必須要改造思想，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標準來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許多地方的代表都提到這個問題。他們說，有很多思想工作本身的思想作風毛病很大，不適合於作思想工作。作思想工作的人如果有教條主義的傾向，這就需要改造，不是不

需要改造。思想工作者本身如果思想不健康，思想作風存在着很多毛病，存在着嚴重的教條主義，這種人也不能作思想工作，也作不好思想工作，人民也不需要這樣的人去作思想工作，因為他們去作思想工作，就只會傳播教條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就是思想工作者。他們的任務不是簡單地去販賣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不是簡單地去教書本，而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去武裝黨和國家的幹部，使黨和國家的幹部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這個武器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

如果我們是要去當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並能勝任地執行這樣的任務，那麼，首先就必須使自己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方法這個武器，首先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宇宙觀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使自己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不論對待任何問題，都能自覺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宇宙觀去認識、分析、處理、解決，時刻都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批判一切錯誤的東西，使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處處都能體現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精神。

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不是簡單地去講講書本，必須是自己本身能夠處處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精神，要能以身作則。例如我們這裏的蘇聯專家，就都是這樣的思想工作者，都是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他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處處都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精神。中國有一句老話：“言教不如身教”。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更重要的是“身教”，是能以身作則，自己本身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聯繫實際的體現者。

要作到這一點，光靠死讀書本是不行的。死讀書本不能把自己培養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而也就不能當一個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而要作到這一點，違反着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是不行的。

有的同志曾經這樣提出問題：“理論聯繫實際是否學習的關鍵？”我們肯定地答覆：就是學習的關鍵。為什麼，因為離開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就學不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有的同志說：“當教員首先應當把書本弄通。”弄通書本是對的，問題在於如何弄通書本。我們不是不主張弄通書本，相反地，正是要弄通書本，才必須用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去學習。

有的同志說：“先把理論弄通，然後才能聯繫實際。”我說，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不懂得，不聯繫實際，就弄不通理論。

有的同志操心，不弄通書本，將來出去當教員，就會被學生難住，並且說：“當教員主要是給學生解決書本上的問題”，我說，這樣的同志操的心也對，但是他忘記了一條，就是，學生提的問題是書本上所沒有的，怎麼辦？我覺得，只要是書本上有的東西，是難不住人的。將來你們出去當教員，被學生難住的，恐怕不是書本上的問題，倒是書本以外的問題。當學生提出來的不是書本上的問題的時候，你們總不能像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樣。據說克里米亞海陸軍準備起義，他們去請教社會民主黨人，要他們給予指示。社會民主黨人就趕快開了一個會，把“資本論”搬出來，從第一卷到第三卷都查遍了，可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上沒有一個地方提及過關於克里米亞起義的事，於是他們就絕望地回答那些準備起義的海陸軍代表們說：我們不能解決你們的問題，因為馬克思沒有告訴過我們這件事。

如果學生提出了問題，你們把馬恩全集翻遍了，沒有，列寧全集翻遍了，沒有，斯大林全集和毛澤東選集翻遍了，還是沒有，那又怎麼辦呢？恐怕只好這樣和學生講：“哎呀！我住馬列學院的時候，書本是弄通了，可是你們提的問題，書本上沒有，這叫我有甚麼辦法呢？”

由此可見，光弄通書本，不學會理論聯繫實際，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就是從字面上弄通了書本，也還會被學生難住的。那怎麼辦呢？就是要學會在書本以外的問題上也被學生難不住的本領。怎樣能學會這種本領？還只是這一條：學會理論聯繫實際。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办法。

要學會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要學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解決問題。要自己學會“點石成金”的本事，不要光靠別人把石頭點成金子自己搬回去用，因為那還是有坐吃山空的危險的。如果自己學會了“點石成金”的本事，那就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謂學會“點石成金”的方法，就是要學會理

論聯繫實際的方法。

書本上的東西總是有限的，書本以外的東西却多得很。你們將來畢業出去所碰到的問題，書本以外的要比書本上有的多得多。所以，你們在馬列學院要學習什麼？就是希望你們學會理論聯繫實際。

理論聯繫實際，是我們的學習方法，也是我們的學習目的。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文章中教導我們，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學到這個東西。

要當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工作者，這也就是當理論家。毛澤東同志說：“我們要的是怎樣的理論家呢？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要能夠學到這樣。

毛澤東同志還說：“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因此，我們就是要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切實際問題。這就是我們的學習目的。毛澤東同志還說：“我們黨校的同志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

我們這裏是黨校，就要堅決執行這個決定。中央的這個決定並沒有

宣告廢除，還是有效的。因此，學會理論聯繫實際，就是我們學習目的。在學習中採取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就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反對理論聯繫實際的學習方法，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反對理論聯繫實際的同志，似乎對中國黨的整風這件事一點也不知道。這種情況不僅在這裏碰到，在外面也碰到。有的人還堅決地反對理論聯繫實際。為什麼？據說是因為聯繫實際就破壞了理論學習的系統性、完整性和邏輯性。這在實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學者的所謂“純理論”，“純科學”的傾向，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傾向。

反對理論聯繫實際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反對改造思想同樣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從上面的材料看來，那些反對聯繫實際、改造思想的同志，他們的思想就恰恰需要大大地改造。

某些同志對於改造思想似有抵抗情緒。這種情緒之產生，是由於他們對於自己的思想所受舊社會思想影響這一點估計不足。他們不懂得，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從舊社會生長起來的，我們的思想都會受過舊的階級的傳統思想的影響，這樣的一些思想就需要改造。上邊說的某些同志看問題的觀點，認識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而他們自己還認為是很正確的。

有些同志認為新解放的知識分子才需要改造思想，共產黨的幹部不需要改造思想，或者認為二部學員需要改造思想，一部學員就不需要改造思想。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知道我們共產黨的幹部也需要改造思想。當然改造思想的標準有所不同。新解放的知識分子需要改造思想，為了解決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共產黨的幹部需要改造思想，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改造我們的一切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能不能這樣說：你們的思想已經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了，不需要改造了？請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識是否完全無產階級化了，思想方法是否完全合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了？無產階級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宇宙觀是否已在自己的腦子中確立起來了？對我們的黨員幹部來說，改造思想就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宇宙觀、歷史觀作標準。我們的思想中如果還有某些不合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東西，便需要改造。

有的同志把馬列學院的教學經驗與專家的教學經驗對立起來，說是兩個人打架、是二元論，這樣一種對立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與實際的情況不相符合的。事實上，馬列學院的教學經驗與專家的教學經驗沒有任何對立的地方。對立的說法是由於既不懂專家的教學經驗，又不懂馬列學院的教學經驗。

專家的教學也是本着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的。“聯共黨史”結束語中講：

“有人也許以為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就是用心讀熟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中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學會及時引証這些結論和原理而以此自安，希望讀熟的結論和原理能適用於任何環境，能適用於一切實際情形。但這樣來看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

“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要讀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拘守着這些公式和結論底每一字句。為了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首先就要學會怎樣把它的字句和實質區別清楚。

“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要學會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運用這個理論。”

專家的教學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為指導的，其教學的目的就是要大家能領會理論的實質，學會在各種條件下解決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問題。

季米特洛夫說，辦黨校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用抽象的理論來培養人，盡力給他們灌輸一大堆乾燥知識，教他們用美麗的詞藻起草提綱和決議，而對該國的問題，該國工人運動，工人運動的歷史等問題，以及該國共產黨的傳統與經驗，僅僅只是順便涉及，僅僅只是順便涉及！

“第二種方法，是這樣的一種理論學習，即使學生們在實際研究本國無產階級鬥爭底根本問題的基礎上，去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以便他們重新回到實際工作中去的時候，能夠獨立地識別環境，能夠成為獨立的實際組織者、領導者，有能力引導羣眾

去作反对階級敌人的鬥爭。

“並不是所有从我們黨校裏出來的學生都是有用的。很多空洞詞句，抽象觀念，書本氣味，皮毛知識。而我們所需要的，却是實在的、真正布尔什維克的羣眾組織者和領導者。”

蘇聯專家的教學方針是什麼？同樣是理論聯繫實際。這與中國黨的教學經驗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把中國黨的教學經驗和蘇聯的教學經驗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黨的好的教學經驗就是整風學習的經驗，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學方法創造性的發展。把蘇聯專家的教學經驗和中國黨的教學經驗結合起來，是完全能夠得到的，而且必須要這樣作。

馬列學院的教學經驗就是繼承黨的整風學習的經驗，這一教學經驗和蘇聯的教學經驗不是對立的，說是二元論，說是兩頭打架，說是兩個軍官指揮作戰，這些說法都是原則性的錯誤。這種把蘇聯的教學經驗和中國黨的教學經驗對立起來的看法，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地看問題的方法。

我們過去說過多少次，學習方法問題實質上就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必須把學習方法提高到思想方法上來，才能够使得我們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你們的學習方法不對頭，就是因為思想方法不對頭。你們已經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就要時刻注意把從哲學書本上學得的道理拿來作為自己的學習方法。只有這樣做，你們的學習才能提高。如像上邊所說的那樣認識問題的方法，就表現了你們的認識問題的方法不對頭，特別是在學習了哲學之後，還是這樣來看問題，這就說明了你們的哲學學習方法不對頭，是理論與實際脫節的。這樣也就接受不了專家的教學。要接受專家的教學，也必須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行。這一點也是肯定的。

今天所以要把這個問題講一講，是因為，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方針，是要在馬列學院全院加以貫徹，不是只有二部才需要這個方針，一部就不需要。在全院貫徹這個教學方針是我們的責任。貫徹這個教學方針，不是說一次、兩次就行了。同志們畢業出去，多是搞思想工作的，也應經常注意這個問題。教條主義時常是要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所以要提高我們的嗅覺，它從哪裏跑出來，我們就要從哪裏把它堵住。這種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如果不糾正，我們的教學任務是完成不了的。

附：在听取一部二班 哲学專業支委彙報後的談話記錄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

这次你們支部期終鑑定最大的成績是你們發現了問題。过去这个支部存在着問題，但是你們看不見，別人指出來了，你們還感覺不痛快；現在你們自己肯定地認為支部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學習傾向，認識到了支部的問題所在，這就是成績。

你們領導支部工作，支部存在着問題你們却看不見。什麼是教条主义的學習？這就是教条主义的學習！教条主义者的特點就是對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問題熟視無睹，一天到晚只知道鑽書本，就是看不見生活，也不願意去看生活，書本上的道理与实际生活結合不起來。你們若老是這樣學下去，一定會學成教条主义，將來畢業後，還是教条主义。這是個學習方針、方向和方法的問題。支部要引導同志們能夠把書本上學的東西和实际生活結合起來。如果有了這個明確的方向，就會在學習中經常注意实际生活。學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對於周圍環境中存在着什麼問題，不知道，只是埋頭讀書，搞詞句，搞名詞概念，這樣學，會學一個甚麼結果呢？也正因为你們是用的這樣的方法去學習，所以也就不懂得學哲学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因而大問題也抓，小問題也抓，不是問題的東西也去抓，例如你們去鑽什麼“生產關係如何在三度空間中存在”這一類的問題，這就可以看到你們學習哲学的方向根本就是錯誤的。你們還不懂得要抓緊哲学中的根本問題去進行學習和研究。

今天××同志關於檢討自己的學習方法的發言還是比較深刻的，還講出了一些道理。从前支部究竟存在着什麼問題，在學了唯物主義之後，自己還是不懂得，還是憑着“想當然”去處理問題，沒有把支部的真實情況認真地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只是大概地估計一下。不懂得處理任何問題都要从实际出發。毛澤東同志反覆教導我們：處理問題要从

实际出發，也就是說，要從事實出發。而你們還不懂得把這一條原則應用於实际生活，这就說明了你們只是唸了一些哲學書本上的詞句，而在你們自己的思想方法方面並未引起甚麼變化。我們指出你們學習中有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這是不是我們從腦子中憑空想起來的？不是的。從哲學教研室到院部，都批評一部二班哲學專業支部有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這是從你們的學習生活的具體表現看出來的，這個問題之提出，是從实际出發的。

教條主義的學習，就是光搞書本，理論脫離实际，其學習目的也不是為了解決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問題，而是滿足於唸書本。現在一部二班學習中的偏向，主要表現在理論与实际脫離。關於經驗主義的學習方法，在這個支部現在還沒有發現材料。所謂經驗主義的學習方法是什麼呢？那就是從事學習的人，不去掌握理論原則，空喊聯繫实际，其所謂聯繫实际，又只是現象羅列，把自己所曾經歷過的事情像背流水帳似地述說一番，不懂得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把他們的經驗加以分析總結，提高到原則上來。二部學員在學習中曾經有過這樣現象。

教條主義的學習和經驗主義的學習，其特點都是理論与实际相脫離。區別只在於前者光講理論，不注意实际；後者光講实际，不注意理論。我們是，既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也反對經驗主義的學習，因為這樣的學習都不能使幹部提高。幹部有經驗，是好的，但是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上，這是不夠的，必須把經驗提高到理性認識上來，才能使幹部的思想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如果支部中有經驗主義的學習傾向，也必須加以反對。現在還沒有具體材料來說明你們這個支部有經驗主義的學習傾向，可是你們支部中的教條主義的學習傾向卻是很顯著的，所以我們只批評了你們學習中的教條主義的傾向。

用教條主義的方法去學習，學的結果沒有用；用經驗主義的方法去學習，學了仍然提不高。只有用理論聯繫实际的方法去學習，才能避免上述兩種學習傾向，才能學得一些結果。有同志說，學習理論，時間很緊，沒有時間去聯繫实际。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是個學習方向和方法的問題，不是時間的問題。用理論聯繫实际的方法去學習，就是說，在學習的時候，隨時把書本上的道理与实际生活結合起來想一想，書本上的道理是

抽象的，但是那些道理是从实际生活中抽取出來的，抽象的道理不易懂，可是一与实际生活相結合，就容易懂了。例如哲学書本上講，物質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这是哲学上的根本問題。这一句話看起來是很抽象的，可是把它与我們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結合起來，想一想这一句話在我們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是講的一些甚麼事情，这样一結合，它的意思馬上就非常明白易懂了。这並不特別需要多少時間就能作到的。學習哲学，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不至於鑽到牛角尖裏去，陷入神秘的圈子裏去。

我們在二部是怎样貫徹理論聯繫实际的教學方針的？在二部學習的學員，都是作了多少年实际工作的幹部，有很多工作經驗。在學習哲学書本的時候，就是用的把書本上的道理与实际生活相結合的方法去學，这是弄通書本的最好的學習方法。此外，还用从書本上学得的道理（或者說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檢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方法、思想作風。我們同志曾經作过好多工作，有的作对了，有的作錯了，現在就用所得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方法把自己过去所作过的工作檢查一下，分析一下，对在哪裏，錯在哪裏。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方法來分析批判自己的工作方法、思想作風，这样作，就是理論聯繫实际。只有經過这样作，才能把書本上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方法变作自己真能学会掌握运用的活的思想方法。这样作，是学好哲学的一个關鍵。二部同学在学了唯物主义部分後，檢查了自己思想方法中的主觀性，在学了辯証法部分後，檢查了自己思想方法中的片面性，表面性，在学了歷史唯物主义部分後，檢查了自己的羣眾觀點，而且都是通过各人的具体工作、具体事实、具体材料來檢查的。隨後又把自己的工作方法、思想作風，用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了一次比較系統、比較全面的總的檢查。我們就是这样在二部的全部哲学教學过程中貫徹理論聯繫实际的教學方針的。

各班举行期終鑑定，也是为了貫徹这个方針和方法的，就是要用从書本上学得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方法來檢查一下支部工作，檢查一下自己的學習方法、學習态度、思想作風等等。例如，領導上說你們支部有教条主义的學習傾向，到底有沒有，這是個問題，這就是实际，你